

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它或者用来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作为对批评的答辩。但读者一般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刊物上的攻击，因此他们不看序言。这种情况很使人感到遗憾，特别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公众还很天真单纯，如果寓言的结尾不来上几句训谕，他们就看不懂。他们体会不出戏谑，感觉不到讽刺。他们简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还不知道，在规规矩矩的社会里和规规矩矩的书本里，不可以公然谩骂，而且现代文明已发明了一种比谩骂更锋利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说是无形的，因此也更加致命，往往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无法抵抗的切中要害的打击。我们的公众好像外省居民，听了两个敌对宫廷的外交官的谈话，就满以为他们由于私谊深厚而各自在欺骗本国政府。

本书不久以前确实得到过一些读者甚至刊物不幸的轻信。另外有些人却因为把‘当代英雄’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拿来给他们做榜样而大为生气。再有一些人则微妙地指出，作者描绘的是他自己的肖像和周围一些熟人的肖像……真是陈旧而又可怜的笑话。不过，显而易见，俄罗斯这地方就是

如此：这儿一切都可以革新，就是革不掉这一类谬论。就连最有魅力的神话，在我们这儿都难免不被斥为蓄意侮辱人格！

仁慈的先生们！当代英雄 确实是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你们又会对我说，人不可能这么坏，我却要问问你们 既然你们相信一切悲剧和恋爱故事中的坏蛋都可能确有其人，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的呢 既然你们欣赏可怕得多和荒谬得多的向壁虚构，为什么对这个人物，就算是虚构的吧，你们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呢 是不是因为其中的真实性比你们愿意看到的更多了一些？……

你们会说这对宣扬道德无所裨益吧？对不起。供给人们的甜食已经够多了，他们的胃因此得了病：这就需要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不过，你们可别以为本书作者那么狂妄，竟然幻想充当人类缺点的矫正者。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他无知到这个地步！其实他只是描绘描绘他心目中的当代人的面貌，以此取乐罢了。这样的人物——算他倒霉，也算你们倒霉——实在太容易遇到了。毛病也许是给指出来了，至于怎样医治，那就只有天知道！

一 贝 拉

我搭驿车从第弗里斯出发。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小皮箱，里面足足有半箱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后来，这些笔记，算你们走运，大部分都丢了，而那个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算我走运，倒完整无缺。

我的马车来到科依索尔谷的时候，太阳刚隐没到雪山后面。赶车的奥塞蒂亚人想在天黑以前登上科依索尔山，不住地鞭马，同时引吭高歌。这谷地真是个可爱的地方！四周都是崇山峻岭；红彤彤的岩石上面爬满苍翠的常春藤，顶上覆着一丛丛法国梧桐；黄色的悬崖布满流水冲蚀的痕迹；抬头远眺，那边高高地挂着一一条金光闪闪的雪穗子；往下望去，阿拉格瓦河同一条从雾气迷蒙的黑暗峡谷里哗哗地奔腾而出的无名小河汇合起来，像一根银线似地蜿蜒流去，它闪闪发亮，就像蛇鳞一般。

驿车来到科依索尔山麓，我们在一家茶馆旁停下。有

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闹哄哄地聚集在这儿；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歇了下来，准备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高山，因为已是入秋时节，路面上有薄冰，而翻过这座山差不多要走四里路。

无可奈何，我就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蒂亚人。一个奥塞蒂亚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就光用吆喝来催促那些牛拉车。

在我的马车后面，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那车虽然装得满满的，几头牛却像拉着空车一样轻松。这使我感到纳闷。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一个镶银的卡巴尔达小烟斗。他身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头戴一顶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看上去五十岁光景。他那黑黝黝的脸表明他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相识已久，而他那早白的胡子却跟他那稳健的步伐和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相称。我走到他跟前，鞠了个躬，他默默地向我还了礼，嘴里吐出一大团烟。

“看来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默默地点了点头。

“您是上斯塔符罗波尔^①去的吗？”

“对……给公家送东西。”

^①斯塔符罗波尔当时是北高加索的主要城市，高加索边防军司令部设在这里。

“请问,您这辆车那么重,为什么四头牛拉起来挺省力,而我这辆空车用六头牲口拉,再加上这些奥塞蒂亚人帮忙,却还这么费劲呢?”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对我瞧了一眼。

“您来高加索怕还不太久吧?”

“快一年了。”我回答。

他又微微一笑。

“您问这个干吗?”

“不为什么!这些亚细亚人简直是坏蛋!您以为他们嘴里嚷嚷是在帮忙吗?鬼才知道他们在嚷什么!牛倒懂得他们的意思 哪怕您套上二十头,只要他们这么一嚷嚷,牛就一步也不动了……混蛋透顶的骗子!可您能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就爱从过路人身上多弄到几个钱……这些骗子让人给惯坏了。瞧着吧,回头他们还要问您讨酒钱呢。我可知道他们那一套,他们骗不了我。”

“您在这儿当差很久了吗?”

“可不是,打从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①那时候起,我就在这儿当差了,’他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回答说:“当他老人家驾临边防前线的时候,我是个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手下,因为讨伐山民有功还升过两次官呢。”

^① 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1772—1861)——俄国将军。
1816—1827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司令。

“那您现在是在……”

“我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呢？……”

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默默地继续紧挨着前进。到了山顶上，我们看到了积雪。太阳落山了，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中间没有一个黄昏，在南方通常都是这样的。但借着积雪的反光，我们能够毫不费劲地认清道路。这路虽然不像刚才那样陡峭，但依然通往山上。我吩咐奥塞蒂亚人把皮箱放到车上，又用马来替换牛，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的谷地，可是从峡谷里像波浪般滚滚涌出的浓雾把谷地完全遮住了，也没有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鼓里。那几个奥塞蒂亚人果然围住我闹着要酒钱，但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喝一声，一下子就把他们驱散了。

“哼，那些家伙！”他说：“他们连俄国话‘面包’都不会讲，却学会了：‘老总，给些酒钱吧！’我看，就是鞑靼人也比他们好些，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

到驿站大约还有两里路。周围一片寂静，静得凭蚊子的嗡嗡声都能听出它在什么地方飞。左边的深谷已是一片漆黑，在峡谷和我们之间，暗蓝色的峰峦重重叠叠，布满层层积雪，矗立在剩下一抹残阳的茫茫天际。星星开始在苍茫的天空中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它们比我们北方的星星要高得多。道路两旁竖立着一块块光溜溜的黑色岩石；雪地里偶尔露出几丛灌木，但它们的枯叶纹丝不动。在这沉

沉酣睡的大自然怀抱里，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的嘶声和忽高忽低的俄罗斯铃铛的响声，倒是别有风味的。

“明儿准是好天气，”我说。上尉什么也没回答，却指给我看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那座高山。

“那是什么山？我问。

“古德山。”

“哦？”

“您瞧，它在冒烟呢。”

真的，古德山在冒烟。山的两边飘浮着一缕缕轻云，山顶上却横着一片乌云。这片乌云很黑，在灰暗的天空中看上去就像一块墨迹。

我们已经望见了驿站和它周围的平顶石头房子，点点灯火在我们面前殷勤地闪烁。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峡谷里顿时隆隆作响，接着又落起细雨来。我刚披上毡斗篷，天就下雪了。这样，我望望上尉，心里不由得对他起了敬意……

“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他烦恼地说；“这样的风雪天气可不能翻山越岭。喂，十字架山那边有过雪崩吗？”他问车夫道。

“没有，老爷，”奥塞蒂亚车夫回答；“可是山上的雪可多呢。”

站里没有供旅客歇脚的房间，我们被领到一所烟气弥漫的石头房子里过夜。我请我的旅伴跟我一起喝茶，因为

我随身带着一把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唯一的消遣。

这所石头房子一面紧挨着岩壁，门口有三级潮湿泞滑的台阶。我摸索着走进屋里，就撞在一头母牛身上（这里的人用畜栏代替下房）。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才好。这边几只羊在咩咩叫，那边一条狗在汪汪吠。这当儿，幸亏有一线微光在旁边一亮，让我找到了一个类似门的窟窿。眼前展开了一幅有趣的图画：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屋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撑着，里面挤满了人。屋子中央，就地生起的火堆劈啪作响，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整个屋子里烟雾腾腾，我好久都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子、好几个小孩子和一个瘦削的格鲁吉亚人，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没有法子，我们也只好在火堆旁边安下身，抽起烟斗来。不多一会儿，茶壶就亲切地滋滋叫起来，水开了。

“这些人真可怜啊！”我指着肮脏的主人们，对上尉说。他们却愣头愣脑地瞧着我们，一声不响。

“全是大笨蛋！”他回答说。“说来您也许不相信，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干，什么教养也谈不上！拿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者切钦人来说吧，他们虽然是强盗，穷光蛋，但都敢作敢为，可是这些人呢，对武器毫无兴趣，你看不到谁的身上有一把像样的短剑。真是地道的奥塞蒂亚人！”

“您在切钦尼亚待过好久吗？”

“是啊，我带了一连人在那边要塞里驻扎了差不多有十

年,就靠近卡敏尼勃罗德,您知道那地方吗?’

“听说过。”

“哦,朋友,那些匪徒真把我们搞得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总算太平多了。可早些时候啊,你只要离开要塞围墙一百步,就会有披头散发的恶鬼在什么地方守着你。你一不留神,不是被一个套索套住脖子,就是给一颗子弹打中后脑勺。嘿,他们可厉害呢……”

“您恐怕遭到过不少意外吧?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他道。

“怎么没有呢 遭到过……”

他动手捻捻左边的小胡子,低下头沉思起来。我真想从他嘴里听到个把小故事——凡是出去旅行和写东西的人都有这种愿望。这当儿,茶烧好了,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斟满茶,把一杯放在他面前。他啜了一口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是啊,遭到过!”这一声感叹给了我无限希望。我知道在高加索待久的人都爱说话,爱讲故事。他们难得有聊天的机会,有人带了一连人在穷乡僻壤待上五年,在这整整五年中就没有人对他说一声‘您好’(因为司务长总是说‘祝您健康’的)。可是要谈的话却很多,因为周围的人都很粗野而风趣,你天天都可能遇到危险,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你也会不由得惋惜这些事在我们这儿记载得太少了。

“您不要加一点甜酒吗?我对我的对谈者说;我有第

弗里斯的白甜酒。这会儿天气可真冷啊！”

“不，谢谢您，我不喝酒。”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发过誓戒酒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少尉，不瞒您说，有一次我们偷喝了一点酒，那天夜里正巧发警报，我们就醉醺醺地跑去集合。算我们倒霉，这事被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知道了。嚯，老天爷，可把他气坏啦！差点儿没让我们受军法处分。事实上，住在这儿往往一年到头看不见一个人影儿，再加上烧酒，一个人确实很容易堕落。”

我听了这话，几乎失望了。

“就拿契尔克斯人来说吧，”他继续讲道，“逢到婚礼或者丧事，只要多喝点儿布扎^①，他们就会真刀真枪地干起来。有一次我好不容易逃了命，当时我还是在一位跟我们友好的王爷家里作客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

“喏，”他装满了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开始讲道，“您知道，我那时带了一连人驻在捷列克河边的要塞里，这是将近五年前的事了。那年秋天，有一次来了一队粮车，队里有个青年军官，年纪大约二十五岁的样子。他穿着全副军装来见我，说是奉命要留在我的要塞里。他身子那么瘦，

^①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一带酿造的啤酒，味酸甜。

脸色那么白,身上的军装又那么新,我立刻看出他来到我们高加索还不久。我就问他说:“您该是从俄罗斯调来的吧?”他回答道:“是的,上尉先生。”我握住他的手说:“好极了,好极了。在这儿您会感到有点寂寞的,可咱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对,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得了。再有,您何必这样衣冠楚楚全副军装呢?您到我这儿来只要戴个军帽就行了。”我们派给他宿舍,他就要塞里住下了。”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他叫……葛利果里·阿历山德罗维奇·毕巧林。我敢说,他是个好小子,就是有点儿怪。譬如说,下雨天也罢,大冷天也罢,他整天都在外面打猎,人家全冻坏了,累坏了,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可是,有时候他待在屋子里,只要一刮风,他就说着凉了。板窗一响,他就吓得浑身发抖,脸色发白。可是我看见他独个儿去打野猪呢。往往一连几小时你都逼不出他一句话来,可是他一开口呀,准会使你笑痛肚子。是啊,这人确实很有点怪脾气,而且一定很有钱。他屋子里各种各样值钱的小玩意儿可多啦!……”

“他跟您一起待了好久吗?我又问道。”

“一年光景。可是这一年真叫我难忘啊!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这且不去说它。是啊,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命里注定要遇到种种不平常的事情。”

“不平常的事情!”我露出好奇的神气嚷道,给他添

了茶。

“我讲给您听吧。离开要塞十二三里地,住着一位跟我们友好的王爷。他有个儿子,年纪大约十五六岁,常常骑马到我们要塞里来玩。差不多天天都来,一会儿为了这个,一会儿为了那个,我跟毕巧林可把他惯坏了。这小子真是淘气鬼,干什么事都眼明手快,他能骑在马上一边飞驰,一边从地上捡起帽子;打起枪来也百发百中。他就是有一个毛病,爱钱如命。有一次,毕巧林跟他开玩笑,要是他能从他父亲的羊群里把那只最好的山羊偷出来,就给他一枚金币。您想怎么样?到了第二天夜里,他就抓住犄角把那只羊拉来了。有时候我们想办法逗他,他就眼睛发红,立刻伸手拔短剑。我常常对他说:‘嘿,阿扎玛特,当心你的脑袋瓜子呵!’”

“有一次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吃喜酒,说他要嫁大女儿了。我们跟他是老朋友,因此不好意思推辞,虽然他是个鞑靼人。我们就出发了。村子里有一大群狗,见了我们就高声吠叫。女人们一看见我们都躲起来,我们看到面孔的那几个,根本谈不上是美人儿。毕巧林对我说:‘我原来以为契尔克斯女人要美得多呢。’我笑着回答他说:‘您先别忙!’这事我心里有数。”

“王爷的房子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您知道,他们亚细亚人有个规矩,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把他们请到家里去吃喜酒。王爷他们十分殷勤地招待我们,把我们领到客厅里。

不过，我当时并没忘记留意，他们把我们的马系在什么地方。您知道，我们可不能不提防着点啊。”

“他们的喜事是怎样办的？我向上尉打听。

“按照一般的规矩。先是由毛拉给他们诵一段《可兰经》，接下去给新郎新娘和他们的亲人送礼物，大家吃啊，喝布扎啊，然后是表演马术，并且总是由一个衣服破烂的脏小子骑一匹跛腿的老爷马，装模作样，做出种种丑态，逗得贵宾们发笑。然后，等到天一黑，客厅里就开始我们的所谓舞会。一个穷老头儿琤琤琮琮地弹起三弦琴来……我忘记那种琴他们叫什么了……嗯，有点儿像我们的巴拉莱卡。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都面对面分两行站好，一面拍手，一面唱歌。随后，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央，开始对歌，其余的人就一起合唱帮腔。我跟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忽然主人的小女儿走到他跟前，这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对着他唱起……怎么说呢？……恭维之类的词句。”

“您不记得她唱了些什么吗？”

“噢，仿佛是这样的句子：‘我们年轻的骑士们好英俊，身上长袍镶着白银花边，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他的衣服上有黄金流苏。他站在他们中间好像一棵杨树，但这树不会在我们的花园里生长和开花。’毕巧林站起来，把手按在额上和胸口，要求我给她回答。我熟悉他们的语言，就把他的答辞翻译了一遍。

“等她走开了，我就低声问毕巧林：‘喂，怎么样？’

“‘美极啦！’他回答说，‘她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她叫贝拉。’”

“她确实长得美，身材苗条，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活像山上的羚羊，能一直看到您的灵魂深处。毕巧林出了神，眼睛一直盯住她，她也不时偷偷地瞟他一眼。不过，当时在欣赏王爷家这个漂亮姑娘的，不止毕巧林一个人。另外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也从角落里对着她瞧个不停。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这个人啊，老实说，同我们既算不上友好，也算不上对头。他有许多使人怀疑的地方，虽然人家从没发现他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他常常赶着一群羊到我们要塞里来卖，卖得很便宜，但从来不肯让价，他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少一个钱也不行。据说他喜欢跟山匪一起上库班去，说实话，他的长相可真像个强盗：个儿矮小，脸色枯黄，肩膀却很宽……至于他那个机灵啊，简直像个魔鬼。身上的棉袄老是破破烂烂的，打满了补丁，手里的武器却总是银光闪闪的。他那匹马在整个卡巴尔达都很出名。的确，你再也想象不出比它更好的马了。难怪骑手们见了这匹马个个眼红，也不止一次有人想把它偷走，只是没有成功。到如今我还分明记得这匹马的样子：一身毛像漆一样黑，四条腿像琴弦一般直，那双眼睛简直不比贝拉的差。至于它那个劲儿呀，更别提了，一口气能跑一百里；一旦骑熟了，它就能像狗一样跟住主人，连他的声音都听得出来。卡兹比奇从来不用把它拴起来。就是这样一匹强盗马！……”

“那天晚上,卡兹比奇脸色比平时阴沉,我发现他在棉袄里穿了一件锁子甲。我心里想:‘他不会无缘无故穿锁子甲的,准是在打什么主意。’

“屋子里闷热得很,我就到外面去换换空气。黑夜已经笼罩了山岭,峡谷里飘荡着一片迷雾。

“我想顺便到系着我们那两匹马的棚子里,去看看有没有草料,再说,小心点儿总没错。我那匹马也挺不坏,不少卡巴尔达人都很欣赏它,称赞说:‘好马,真是匹好马!’

“我悄悄沿着篱笆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说话。我立刻听出一个人的声音,那是主人的儿子,浪荡鬼阿扎玛特。另外那个人话说得少些,声音也低些。我想:‘他们在这儿谈些什么呀?莫非是在谈我的马?’我在篱笆旁边蹲下来留神细听,竭力不漏掉一个字。有时候,屋子里传出来唱歌声和说话声,把那场我很感兴趣的谈话淹没了。

“‘你那匹马真棒!’阿扎玛特说:‘我要是个当家人,手里有三百匹马的话,我情愿拿出一半来换你那匹千里马,卡兹比奇!’

“‘噢,原来是卡兹比奇!’我心里想,同时想起那锁子甲来。

“卡兹比奇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是的,你就是跑遍卡巴尔达也找不到这样的马。有一次,那是在捷列克河对岸,我骑着它跟山匪一起拦劫俄罗斯人的马群,那天运气不好,大家只得纷纷逃命。有四个哥萨克追我,我听见那些邪教徒在后面嚷着,前面又是一座稠密的树林子。我伏在马

鞍上,把自己交托给阿拉,生平第一次用鞭子抽了马。我这匹马就像鸟儿似的在树枝之间飞驰;尖利的荆棘撕破我的衣服,榆树的枯枝抽打着我的脸。我的马儿跳过树桩,用胸膛撞开一丛丛矮树。当时我应该在树林边上扔下马,自己躲到树林子里去,可是我舍不得跟它分开,结果先知就惩罚我了。有几颗子弹嗖嗖地在我头上飞过;我听见那几个哥萨克下了马,跟踪追来……忽然面前出现了一条深沟,我的千里马犹豫了一下,就嗖的一声跳了过去。它的后蹄从对岸滑脱了,只剩两条前腿挂在那儿。我扔下缰绳,一个跟斗掉到沟里。这才救了我的马儿;平安到了对岸。这情景哥萨克们全看见了,却没有一个下来找我。他们准以为我摔死了。我只听见他们飞也似地跑去捉我的马儿。我心痛极了。我沿着长满野草的沟爬去,一看树林子到头了,有几个哥萨克骑马从树林子里来到旷地上,而我的黑眼睛正冲着他们飞跑呢!哥萨克们一声呐喊向它冲去,他们又追了它好一阵,其中一个有两次差点儿用套索把它的脖子套住。我浑身直打哆嗦,垂下眼睛,做起祷告来。过了一会儿,我抬起眼睛一看,我的黑眼睛正摆动尾巴,像一阵风似的飞跑着,那些邪教徒却骑着累坏了的马,远远地落在后面,一个跟着一个穿过草原。真主啊!这都是实话,千真万确的实话。我在那沟里一直待到深夜。忽然间,阿扎玛特,你猜怎么着?我在黑暗中听见有匹马在沟岸上跑,打着响鼻,嘶叫着,蹄子得得地敲着地面。我听出是我的黑眼睛。果然是

它,是我的好伙计!……从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分开过。’

“接着我听见他轻轻地拍拍他那匹千里马的光滑脖子,还用种种亲热的名称呼唤它。

“‘我要是有一千匹马,情愿全部给你,来换你的黑眼睛。’阿扎玛特说。

“‘不,我可不愿意,’卡兹比奇冷冷地回答。

“‘你听我说,卡兹比奇,’阿扎玛特讨好他说,‘你是个好 人,你是个勇敢的骑士,可是我爹怕俄罗斯人,他不让我到山里去。把你的马给我吧!不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弄到 只要你想要,我可以把我爹顶好的步枪或者马刀偷出来给你。他的马刀可是把真正的古尔特货^① 你只要把刀锋往手上一放,它就会自动切进肉里去,像你那种锁子甲根本不顶事。’

“卡兹比奇不做声。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马儿,’阿扎玛特继续说,‘当时它正在你的胯下打转,蹦跳,鼓起鼻子,蹄子踢得火星直冒,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从此以后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我爹那些千里马,我一匹也看不上眼了,骑着那些马出去,我觉得丢脸。我苦恼得要命,我成天坐在悬崖上,一连好几天,脑子里一刻也忘不了你那匹黑色的千里马,它那漂亮的步子,它那箭一样直的光滑的脊梁,还有它那双乌

^①古尔特名匠造的刀,在高加索十分名贵。